

陈树湘：革命的烈火岂能扑灭

□ 王洪喜 李金明

在众多的红军指挥员里，有这么一位传奇人物，他从菜园当上了红军师长；他以能守善攻、骁勇机智著称于战场；他是红军长征铁流的后卫，被俘后，他怒视敌人，亲手绞断了自己受伤的肠子。这位铮铮硬汉就是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师长、被人们誉为铁血红军将领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

1934年12月12日，陈树湘率红三十四师余部来到江华桥头铺附近的钻子江渡口，计划在马山附近抢渡钻子江。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陈树湘，判断这里可能有敌人设伏，命令指战员们做好战斗准备。果然，当他们乘坐的木船行至江心时，两岸突然枪声大作，部队伤亡惨重。陈树湘指挥木船奋力抢渡，快要接近河岸时，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他的腹部。很快小船靠了岸，陈树湘坚强地紧了紧皮带压住伤口，战士们迅速扎起一副简易的担架，把他按在担架上抬着就走，由江华的界牌再进入道县。

山路崎岖，上岭下坡，担架颠簸得十分厉害，陈树湘的伤口没有上药，鲜血把腹部的皮带与衣服都浸透了。望着师长苍白的脸上冒出的豆大汗珠，指战员们又心疼又着急。由于敌情严重，为了减少伤亡，指战员们沿途一直藏匿避战。其中，有个战士吼道：“我们跟敌人拼了！”担架上的陈树湘听了，顾不得伤口的剧烈疼痛，问：“是谁说要拼？”大伙沉默了一会儿，一个战士走出来说：“师长，是我。”陈树湘问道：“为什么要拼呢？是革命到底了，还是被当前的局势吓倒了？”大家听了，都低下了头。陈树湘责备

地说：“我们是毛委员亲自创建的部队。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南下赣南和闽西、几次反‘围剿’，那样艰苦的环境，我们都战斗过来了，难道眼前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吗？拼很容易，但这正合了敌人的心意。敌人‘追剿’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拼光。”那个战士听了，眼里含着泪花，说：“师长，我的想法错了……”陈树湘温和地看了大家一眼，忍着剧烈的伤痛说：“我知道大家的心情，从毛委员带领我们上井冈山后，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大的挫折，是敌人强大吗？不是。他们的四次‘围剿’都被我们粉碎了。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这次湘江战役为什么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这些问题，我和同志们一样在思考……”突然，他语气一转，激昂地说：“我相信毛委员一定会回到中央来领导我们的，革命一定会胜利。同志们，我们不能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了，要发扬坚持斗争，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战士们情绪激昂，齐声说道：“师长，请放心，再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能克服。”

陈树湘接着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快速前进，甩开敌人，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然后再返回井冈山。”陈树湘说到这里，伸出惨白而冰凉的手，与参谋长王光道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良久，对参谋长说：“老王，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把这支队伍交给你，你一定要将他们带出去！”王光道哽咽着说：“师长，我们一起走！”陈树湘勉强地笑笑，说：“环境这么恶劣，我这个样子，能冲出去吗？你带部队突围，我掩护。冲出去一个就是为革命保

存了一份力量！”

当部队退到富竹湾时，路边馒头岭上又突然响起了枪声，另一股地方反动武装向红军进行阻击。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十分严峻。陈树湘当机立断，命令一个班抢占馒头岭对面山头做掩护，其余指战员迅速冲过敌人的火力网。战士们立即做好冲击准备，陈树湘怕拖累大家，不肯再走了，他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抬着我，能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吗？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存革命力量，死了我一个陈树湘算不了什么，你们赶紧冲出去，不要管我！”指战员们听后心如刀割，谁也不愿意离开这位可敬可爱的英雄师长，不由分说，大家强行把师长按在担架上，由两个大个子战士抬着走。在红军射击火力的掩护下，战士们奋力向前冲去。

眼看就要冲过敌人的火力网，突然抬担架的两个战士被敌弹击倒，陈树湘滚到田沟里，两个警卫员马上扑上来保护他。陈树湘推开他们，喊了一声：“打，掩护同志们！”接着便举枪向敌人连连射击。枪声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同志们在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下冲了出去。陈树湘在两个警卫员的搀扶下，撤退到路边的一座破庙里，继续向敌人射击，直到子弹打完为止。而后，他叫警卫员扶着走出庙门，不动声色地站在庙堂前的草坪上。

在四马桥“正生药店”坐镇指挥的敌保安团营长何湘，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狂，立刻叫人抬来，竭力装出一副笑脸，要去搀扶陈树湘。陈树湘用手一推，由两个警卫员扶着，走进了药店。

何湘讨了个没趣，铁青着脸喝道：“你是师长？”

“知道了还问什么？”陈树湘说。何湘装着一副笑脸，请他入席吃饭，皆被陈树湘拒绝。

何湘眼珠一转，问道：“你是要死？”

陈树湘仰头笑了，说：“为革命，我是准备随时献出一切。”

何湘劝阻：“你们的队伍已经打光了，你们赤化全中国的梦想已经不可能了！”

陈树湘蔑视地说：“红军主力已经突围，革命的烈火岂能扑灭？”

何湘变了脸色：“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不叫你死，要把你送到长沙，送到南京，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们共产党完了，你们红军完了……”

陈树湘大喝一声：“住口！共产党不会完，红军也永远不会完。你们抓住一个陈树湘，这算不了什么，全国还有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革命的烈火，岂是你们能扑灭的？它必定越燃越旺，烧死一切害人虫，烧出一个新世界！”陈树湘面对敌人的各种威胁利诱，毫不动摇，拒医绝食，坚持斗争。何湘黔驴技穷，气得额头上的青筋直跳。没有办法，他只好叫人抬着陈树湘，送往道县县城保安团司令部请功。

当押送陈树湘的担架行至道县蚣坝镇石马神村附近时，陈树湘乘敌不备，忍着无以言状的剧痛，用手从伤口伸入腹部，抠出肠子，使尽全力大叫一声，扯断肠子，壮烈牺牲，实现了他“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时年29岁。

（摘自2019年第1期《湘潮》）



我的爷爷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河南省确山县人。他1905年2月出生，1940年2月牺牲时年仅35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辉煌的一生。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与日寇浴血奋战，用草根棉絮充饥，誓死不降，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爷爷虽然早早地走了，但他给我们马家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树立了我们家“严要求、重责任、懂知足”的良好家风。

家中珍藏一张爷爷的老照片

爷爷牺牲后，一直到1950年兴建东北烈士纪念馆时，组织上尚未搞清楚他的出生地。当时能找到的只有一张发黄了的“杨靖宇履历表”，上面依稀可辨地写着：“马尚德，到东北后曾用名杨靖宇……”就在那里，一篇由杨易辰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忆模范共产党员杨靖宇同志》，让杨靖宇抗联时的老朋友、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的冯仲云等人眼前一亮。

不久后，冯仲云等人见到了杨易辰。杨易辰确切地告诉他们，杨靖宇司令的老家肯定在河南，而且是在确山县的农村。于是，冯仲云等人来到了确山县。千寻万找之后，1951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冯仲云等人来到我父亲马从云的家中，把正在吃饭的马从云仔细打量了许久，他们激动地说：“找到了，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杨司令的后代！”得知我的奶奶已于1946年病故的消息时，他们唏嘘长叹。

爷爷杨靖宇1905年2月13日出生于确山县李湾村（今属驻马店市驿城区）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由我曾奶奶含辛茹苦照料长大，1923年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纺染工业学校。当年，在我父亲的家中，仅存一张少年杨靖宇在开封读书时的照片，后来杨靖宇将军着戎装的照片及其他图片都是后人根据对将军形象的回忆画出来的。

实际上，我们这些后代对爷爷的印象是非常模糊的。上世纪50年代，我父亲马从云曾在信阳铁路学校上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郑州铁路局材料厂工作。1964年8月，父亲因为身患肝病，在出差途中病故于江苏赣江，年仅38岁，遗骨被安葬在郑州市烈士陵园。

父亲去世时，留下4个未成年的子女和还在娘胎里的我。那年，我大哥马继光14岁，大姐马继先12岁，二姐马继传8岁，二哥马继志4岁，母亲方秀云怀上我才3个月，家里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由于没有工作，母亲只得做临时工，给别人看孩子、做手套、纳鞋底，省吃俭用供几个孩子读书。

大姐马继先小时候叫马婷，1958年组织上在吉林通化重新安葬杨靖宇的时候，与爷爷多年生死与共的一位老战友给大姐起了这个名字，意思是让她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做无愧于杨靖宇将军的后代，继承先辈遗志、弘扬烈士精神。

一块桦树皮成为传家宝

母亲方秀云珍藏着一块桦树皮，那是1958年她和父亲从杨靖宇牺牲的地方带回的，这块桦树皮也成为我们全家的“传家宝”。

1958年2月23日，大雪飘飘，我父母来到吉林。在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他们看到了爷爷牺牲时背靠的那棵粗壮、挺拔的松树，山上仍然可见日军留下的圆碉堡，以及被炸倒在地上的红松树，英雄已去，只有这些遗迹和遗物仍在默默地见证着那场激烈的战斗。走时，我母亲从杨靖宇战斗过的地方带回一块桦树皮，放在柜子里珍藏着。

我的爷爷杨靖宇留下的『传家宝』

□ 马继民（杨靖宇嫡孙）



逢年过节或在爷爷杨靖宇的忌日，母亲总会拿出“传家宝”来教育我们。有时被附近学校请去作报告，她也会随身带着这块桦树皮。母亲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孩子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母亲告诫我们兄弟姐妹：绝对不允许以抗日英雄后代为借口向组织提要求、捞好处。她明确表示，爷爷是爷爷，你们是你们。不能张扬，要低调做人。

靖宇县原名濠江县，1946年为纪念杨靖宇烈士殉难而改名为“靖宇县”。2005年，我到吉林白山市参加“杨靖宇诞辰100周年、殉国65周年纪念大会”时，靖宇县组织抗联英雄后代重走抗联路的这次经历，让我对这座以爷爷名字命名的县城有了更深的感情。

2016年12月12日，首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二哥马继志代表全家去北京领奖，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了“全国文明家庭”代表。在会上，说起家风，马继志拿起那块用红布包着的桦树皮说：“母亲生前总是拿着桦树皮教导我们，咱是抗日英雄的后代，不能向组织提任何要求，要勤奋工作，为爷爷争光，不给先辈抹黑。”

九字家风代代传

我们马家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信条：杨靖宇是我们的骄傲，但绝不是我们可以依赖的资本！“严要求、重责任、懂知足”，这9个字成了马家代代相传的家风家训。

二哥马继志和我先后参军入伍，马继志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大姐马继先和二姐马继传，以及后来转业的二哥马继志和我都是铁路工人，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我们在工作中兢兢业业、默默奉献。如今，二哥马继志已从郑州铁路局机务段火车司机长岗位上退休。十几年来，他在郑州至安阳路段安全行车上百万公里。在他看来，英雄的后代也许不能做到像先辈那样名扬青史，但可以通过做好本职工作，为群众服好务、尽好责，成为奉公守法、积极工作的好公民。

我母亲方秀云被评选为“郑州市十大母亲”，我们家庭也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上慈下孝、互帮互爱。平时，我们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婆媳相处也很和谐。

“在平凡中严要求，在平淡中懂知足”。良好的家风在马家一代又一代人中绵绵永续。

（摘自2018年第9期《党建》，原标题为《爷爷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光荣》）

江姐遗书寄深情

□ 屈建军

江竹筠是“红岩”中知名度最高的一名烈士，她被难友们尊称为“江姐”，许多文艺作品都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

江竹筠烈士（1920—1949），四川自贡人。她幼年做过童工，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她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学运工作。1947年11月，她和丈夫彭咏梧去下川东万县组织武装起义。1948年1月16日，彭咏梧在起义中牺牲，她谢绝党组织的照顾，继续坚持战斗。

1948年6月，因叛徒冉益智、涂孝文的出卖，她在万县被捕，后转押在国民党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狱中，她受尽酷刑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被难友们誉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在她的建议下，狱中的难友们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并积极努力学习，为建设新中国进行准备。

1949年，在渣滓洞监狱内，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不断传来。江竹筠等隐约感到敌人会在失败前进行疯狂的大屠杀。此时，她心中时刻思念着寄养在亲戚谭竹安家中的儿子彭云（1946年4月生于成都）。



赵一曼奔赴东北抗日前线之前，与儿子留下了唯一的合影

1949年8月26日，江竹筠将吃饭时偷偷藏起的筷子磨成竹签，蘸着由烂棉絮熬成友与水调和在一起制成的墨水，在毛边纸上写下了致谭竹安的信。

竹安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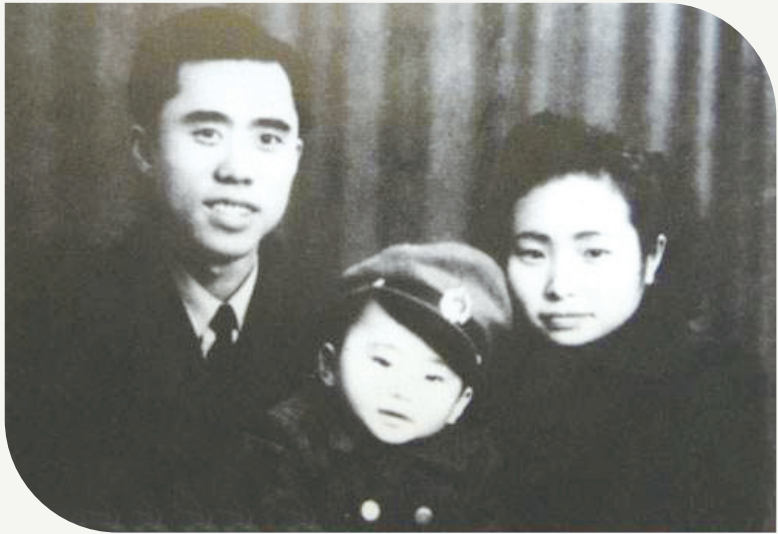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么（么）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什）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甚（什）么都不能显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6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若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在（再）强也不可能和平、京、穗相比，因此大方的给它三四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

友。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蛋（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耍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么（么）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你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竹姐



江姐一家

友。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蛋（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耍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么（么）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你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牲前，赵一曼给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摘自2015年8月4日《光明日报》，原标题为《赵一曼：一位母亲的家国情怀》）

信写好后，江竹筠通过争取过来的看守黄茂才，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没想到，这封信成了江竹筠留给亲人的绝笔。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电台岚垭英勇就义，时年29岁。

（摘自2015年4月3日《中国档案报》）



赵一曼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 李锐